

# 唐文標論元雜劇之醫生書寫

[臺灣]王緯甄\*

## 目 录

- 一、前言
- 二、「佛自人間來，要向世間覺」
- 三、元雜劇之趣味說
- 四、元雜劇的醫生書寫
- 五、結語——「快樂就是文化」

## 一、前言

唐文標先生（1936-1985）原名謝朝樞，1967年獲美國伊利諾大學數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加大沙加緬度分校，1972年赴台，任台大數學系及政大應用數學系教授。七〇年代前葉，在臺灣文壇以其率直的自省風格掀起臺灣文壇一片爭論與深思。<sup>1)</sup>創作文類以論述、散文為主，兼及新詩、小說、戲劇及電影<sup>2)</sup>。陳映真認為唐文標先生是「一個臺灣制式教育絕難以培養出來的人才。他聰明、敏銳，才華橫溢。他的專業是數學。但他在批判理論、文學、戲劇、和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教吳鳳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著有《元曲四大家的婚戀敘說研究——女性的礙與愛》（2010）、《元代獄訟劇研究》（2010）、〈後代對《史記·滑稽列傳》及倡優的評價——以明朝之前的歷代評價為例〉（2008）等。

- 1) 李黎，〈拒絕悲哀——懷念唐文標〉，《燃燒的年代——唐文標懷念集》，尉天驄編（臺北縣：帕米爾書店，1986）22；另，陳曉林於〈那些逝去的日子——紀念風義感人的唐文標〉一文，轉述唐文標之來到臺灣，乃為求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50
- 2) 李黎，〈燃燒的年代〉：「唐常常有很沉靜的時刻。……他的書幾乎全是文史哲；至於他的『本行』，數學，我只看到一本，華羅庚寫的。」《燃燒的年代——唐文標懷念集》27。

其他人文科系上涉獵殊廣，而且各有極為獨到的心得。南方朔就說過，唐文標在思想和治學上，是一個天才型的人物。」<sup>3)</sup>流轉人世四十九載，遺留著作如下：《平原極目》、《天國不是我們的》、《張愛玲雜碎》、《唐文標碎雜》、《快樂就是文化》、《我永遠年輕》、《張愛玲卷》、《張愛玲研究》、《唐文標散文集》、《古代中國戲劇史初稿》、《中國古代戲劇史》、《1984台灣小說選》、《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其中評論集《天國不是我們的》獲1976年中山文藝創作獎。<sup>4)</sup>

唐文標先生的文學關懷以土地、民族為關注核心，是以對代表庶民文學的戲劇特別重視。於今，細剖電影的情節及拍攝手法；於古，則以《中國古典戲曲初稿》為傾力之作。對此，陳曉林先生有一段極為細膩的解析：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唐文標透過對文學的關心，來表達他對「人」的關心，尤其是對中國人的關心。人的處境、人的命運、人的掙扎、人的救贖、人的歷史、人的未來，成為唐文標思考與寫作時的焦點所在。他探討關漢卿的《竇娥冤》，表面上是在進行戲曲評論的工作，實際卻是在抒發他對不公平、不正義的歷史處境中，像竇娥這類遭遇冤屈或不幸的人們，無限的悲憫與同情。他撰寫《中國古典戲曲初稿》，基本上可視為這種悲憫與同情的延伸，因為他的重點仍是將古典戲曲放在歷史的脈絡之中，從而透過戲曲的情節與內涵，來彰顯各個不同的歷史時代裡，中國人真實的感情與祈禱，具體的活動與命運。事實上，他這一關懷基調，貫穿了他後期整個的寫作生涯。<sup>5)</sup>

唐文標先生在《中國古典戲曲初稿》一書中，提出「『民間文學』還有一門最特出之技能，便是製造笑談，在正統文學上絕對不為的。我們在《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些小說也看不到民間藝人在這方面胡扯的活動，但在戲文、雜

3) 陳映真，〈懷念唐文標〉，《燃燒的年代——唐文標懷念集》45。

4) 有關唐文標之生平相關資料並參見臺灣清華大學清大圖書館唐文標活動的專屬網頁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tangwenbiao/](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tangwenbiao/)。

5) 陳曉林，〈那些逝去的日子——紀念風義感人的唐文標〉，《燃燒的年代——唐文標懷念集》50。

劇卻大量的出現，中國戲劇所長不在生與旦，而在淨與丑。」<sup>6)</sup>而「元劇最愛開玩笑的是太醫」<sup>7)</sup>。然而，醫學於宋代因帝王的愛好而地位提升，文人知醫通醫已成風尚，「儒醫」之名遂起。元朝鑑於戰鬥力的維護有賴大量隨軍醫人和完善的軍隊醫藥管理，因此更加重視。若此，何以元雜劇中的醫生角色大量淪為淨類腳色？本文擬以唐文標先生之《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為主要論述脈絡，以微觀的路徑研探元雜劇中的醫生書寫。

## 二、「佛自人間來，要向世間覺」

唐文標先生以數學家之姿，在《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一書中，詳舉筆記小說、史料、戲曲專論……等為之佐證以闡己見，並暢所欲言地提點出許多疑而未決的議題供學界探討。唐文標先生於時自詡為臺灣第一雜家，而此書卻充滿問號。不斷的追問與不確定源於戲曲與元雜劇的研究，於今只能以圖畫及文字探討，對於實際的演出狀況與劇作家的心理活動，已無法確切掌握，所有的提問背後有其大膽的預設及小心的追尋。因為「困惑是一切的起源，唐文標的人生開始於他的困惑。」<sup>8)</sup>。

元雜劇在《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占有極大的份量，至於明清文人的案頭戲已非唐文標所欲探知者，因為戲劇乃至於文學的力量，對於唐文標先生而言，源於民間。真實且充沛的生命力來自民間，這源源不絕的生命力是元雜劇的勝出。「佛自人間來，要向世間覺，離世而求佛，猶如兔求角。」<sup>9)</sup>唐文標先生始終認為戲劇能夠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之一，其因係：

6) 唐文標，《中國古典戲曲初稿》（臺北：聯經出版業有限公司，1976）200。

7) 唐文標，《中國古典戲曲初稿》202。

8) 王杏慶，〈面對生命的莊嚴——代俠儒唐文標的思想境界〉，《燃燒的年代——唐文標懷念集》12。

9) 王杏慶，〈面對生命的莊嚴——代俠儒唐文標的思想境界〉14。

能夠流傳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之一，是什麼緣故呢？我們認為最主要乃在於戲劇是最接近民間的，代表民眾賀喜，也代表民眾消愁；代表民眾立德，也代表民眾說出心頭的怨語；它借代言體諷刺，也用戲劇轉移來反映人間沒有公平，不正義的事。這樣，戲劇是不怕禁，也禁不了的事。<sup>10)</sup>

有關元雜劇的民間力量，元人劉祁於《歸潛志》亦言：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難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真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sup>11)</sup>

這段話受唐文標先生的肯定，他認為此言道出元曲的一些精義，及戲劇來自民間的實質。唐文標先生除了讚許民間的「俗俚曲」，對於取材自早民間早已流傳之故事<sup>12)</sup>亦加許之，因為戲劇的演出須讓觀眾一聞即解，方得動其肺腑。

元雜劇的醫生書寫中，首推《趙氏孤兒大報仇》<sup>13)</sup>一劇的程嬰最為正面。此劇的醫生是元雜劇中少見的忠烈形象，其忠義與悲壯的故事情節亦深植民心；反之，喜以「賽盧醫」自許的庸醫，因盧醫（扁鵲）之名，故能收反諷之趣味<sup>14)</sup>，此皆源於民間的接受。雜劇的力量來自民間，其接受亦導向民間的觀

10) 唐文標，《中國古典戲曲初稿》158。

11) 元·劉祁，《歸潛志》第十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145-146。

12) 唐文標〈有人的所在就有藝術〉一文中指出：「所有的故事都是人的故事，所有的街道都是人生活的場景。」參見《快樂就是文化》，（臺北市：遠行出版社，1977）23。另外，亞里士多德亦言：「凡戲劇必皆含有設境性、性格、布局、措辭、歌曲、思想等元素者也。然最要者莫若『事』之結構。」【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傅東華譯，《詩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22。

13) 徐鉉、張中月、張聖潔、奚海等主編，《全元曲》第四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12-49。

14) 唐文標言：「在瓦市中，唱作打舞，一個連一個，加上故事的百戲演出，臺上和臺下同樂，基調上是時事世務，真實的人間現狀的、經驗，猶如《都城紀勝》所說：『大抵全以故事世務，為滑稽。』……但是，在後來的歷史中，戲劇便日漸矮化了。文人要加上典雅曲詞，道學家要加上勸世警文……跟現狀時事全無關係，世界早越他們而過，對市

眾，是一種雙向的立即回饋<sup>15)</sup>。觀眾的重要性及影響性是立即與直接的<sup>16)</sup>，元雜劇的故事情節除取材自流傳已久的歷史，亦援時事入戲<sup>17)</sup>。

胡祇遜之「贈宋氏序」亦言：

百物之中，莫靈貴於人，然莫愁於人。……此聖人所以作樂，以宣其抑鬱，樂土伶人之亦可愛也。樂音與政通，而伎劇亦隨時尚而變。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變而為雜劇。既謂之雜，上則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則閭里市井父子兄弟朋友之厚薄，以至醫藥卜筮釋道商賈之人情物性，殊方異域風俗語言之不同，無一物不得其情，不窮其態，以一女子而兼萬人之所為，尤可以悅耳目而舒心思，豈前古女樂之所擬倫也。<sup>18)</sup>

唐文標先生認為以上的文字已將「市民娛樂」合理化。本文之論述核心為醫生，以上所言「以至醫藥卜筮釋道商賈之人情物性，殊方異域風俗語言之不同，無一物不得其情，不窮其志」。然則醫之人情物性為何？展現在現存元雜劇之中的醫生，其稱呼雜若：「太醫」、「醫士」、「醫生」、「醫人」、

民所起的作用，已完全為『新經驗的給予者』之電影和電視取代了。」〈自序〉，《中國古典戲曲初稿》23。

- 15) 唐文標言：「在一切之外，戲劇的獨立存在，是人的社會的理性要求，因為只有這樣，戲劇方能發揮最大的『經驗給予』和『異情緒的最豐富的感性圓足』，人可以選擇地找到了他的代替身。……人與戲劇（作為一個社會制度）的相互關係如何？戲劇與這現存的社會怎樣調和、化約？」《中國古典戲曲初稿》12。戲劇的表演形式與觀眾的互動是必須且因時而異，觀眾來自社會，社會文化、價值觀與政治、制度等皆是左右觀眾欣賞戲劇的元素之一。
- 16) 唐文標舉《藍采和》一劇：「（鍾云）你做場作戲，也則是謊人錢；（鶻踏枝）你到我謊人錢，胡將這傳奇扮。（云）則許多官員上戶財主，看勾欄散悶。」說明元雜劇的商業化，商業的交易行為更是劇作家與演員無法忽略觀眾的重要因素之一。參見《中國古典戲曲初稿》140。
- 17) 唐文標認為引時事入元雜劇的佳例，是《風雨像生貨郎旦》第四折的【梁州第七】，張三姑自述：「一詩一詞都是些人間新近希奇事，扭捏來無詮次。倒也許會動的人心諧的耳，都一般喜笑孜孜。」由此可知「從這類引述，看得出早期腳本，是毫無顧忌的，而且非常愛好運用時事入戲的。」參見《中國古典戲曲初稿》92。
- 18) 胡祇遜，〈贈宋氏序〉，《紫山大全集》（四庫全書珍本）卷八，（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5-16。

「郎中」、「大夫」；其形象則淪為唐文標先生所說的：「元劇最愛開玩笑的是太醫」<sup>19)</sup>？實則元代文學有「元曲四大家」，醫學則有「金元四大家」<sup>20)</sup>，居中國傳統醫學樞紐的「金元四大家」，因應當時的疾疫，致力於改進傳統醫方，進而自成門派發展之際，劇作家卻編排由淨扮演庸醫、惡醫，繼而成為元雜劇中典型化的丑角？

元代現實社會的醫生地位遠高於文人，卻遭劇作家以負面角色譏之，並成為後世論元雜劇醫生的通論。以唐文標先生的民間生命力與時代性論之，醫之丑化有其歷史性及感染力，故「太醫」才能成為元雜劇最愛開玩笑的對象。

「困惑是一切的起源」，因此，筆者擬試予解惑。

### 三、元雜劇之趣味說

唐文標先生在《我永遠年輕》書中暢言「藝術與娛樂可以而且應該合而為一。」<sup>21)</sup>藝術的目的性不一，但娛樂卻是藝術作品的必備條件。因此，「倘若電影（藝術）本身不成趣味，那末，不是電影整個的失敗，便是觀眾的失敗。」<sup>22)</sup>娛樂和趣味觸及心靈的活動。亞里斯多德（384-322 BC）的《論靈魂》泰半內容涉及人類心理，而他在《詩學》中提出的「陶冶」（katharsis）學說<sup>23)</sup>，更直接抵達觀眾在接受悲劇體驗時的心理奧秘。<sup>24)</sup>

19) 唐文標，《中國古典戲曲初稿》202。

20) 「金元四大家」意指金元時期四大名醫：劉完素（西元1120-1200年）、張從正（西元1159-1228年）、李東垣（西元1180-1251年）、朱丹溪（西元1228-1358年）。金元四大家所處的年代是戰爭頻繁的時期，人民陷於困苦的生活環境，內心亦飽受煎熬，是時疾疫四起。在《局方》盛行，醫家又墨守陳規之下，治療出現阻礙，凡此造就金元四大家補偏救弊的外自環境，於前代醫家的基礎上，開創一價之言。參見章碧暉：〈金元四大家的學術淵源及其影響〉（陝西：現代中醫藥，2009年7月第29卷第4期）。

21) 唐文標，《我永遠年輕》（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8）162。

22) 唐文標，《我永遠年輕》176。

23) 【希臘】亞里斯多德著，傅東華譯，《詩學》第六章：「則悲劇，乃一種嚴重，有起訖，且具幾何度量之行動之模倣；……其體為實演而非敘述；其用在藉悲憫恐怖之情而

娛樂與趣味的存在依附於觀眾對此情境的感知，余秋雨先生認為唯有藝術作品中獨戲劇的表現最佳，其云：

黑格爾（1770-1831）在《美學》中曾深入地探討過整體性情境的問題。他說：「藝術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從來就是尋找引人入勝的情境，就是尋找可以顯現心靈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蘊的那種情境。」<sup>25)</sup>他通過反覆比較，認為只有戲劇，才能最完滿最深刻地表現出這種「引人入勝的情境」。他給情境加上「引人入勝」的限定，雖是偶然涉筆，卻把情境與觀眾心理連接起來了。<sup>26)</sup>

唐文標在《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的自序中，闡明戲劇中的道德宣揚勢必仍得依附於娛樂之下：

中國古戲劇，基本上全是娛樂性的，現實生活一種重複和修正，專用作尋求耍樂和消閒的觀眾而設，即使裡面蘊含有某些道德教條、參軍式諷刺，那恐怕亦不過是文人慣有的社會使命感，像殺人後再在粉牆上題上血紅大字，把兩種不同層次的道德衝突聯結在一起，中國人的世界根本就在多重情結下尋求平衡。在戲劇裡一如在生命中，中國人從來沒有全心全意地娛樂過，亦不曾毫無保留的投入生命的悲哀，這兩種各有其極的人性，中國人巧妙地拼湊，演化成他們獨特的，「一切原則的例外」那類文明方式。道德劇也是娛樂劇。我們能否從此體認，戲劇的生命轉移，悲哀的道德娛樂，這一種中國戲劇的哲學特質。正是它遲緩起源的理論基礎。<sup>27)</sup>

使之得適當之宣洩。」「宣洩」一詞譯自katharsi，或名「陶冶」、「淨化」。（臺北市：臺灣商務，1967）21。

24) 余秋雨，《觀眾心理學》，（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28。

25) 【德】黑格爾，朱光潛譯，〈第三章 藝術論，或理想〉，《美學》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254。黑格爾於該書之前，另言：「但是藝術的這種形式的觀念性特別引人入勝的並不是它的內容，而是心靈創造的快慰。藝術表現必須表現得很自然……」210。

26) 余秋雨，《觀眾心理學》44。

27) 唐文標，《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2

明人臧懋循於《元曲選》之序文中，特舉元曲的通俗性普遍性，而其所用之語言、狀態，但求「悅人耳」<sup>28)</sup>，故劇作家須以「虛」狀引人之「真」情，才足以「引人入勝」，達「娛樂」之效，收「趣味」之妙。

#### 四、元雜劇的醫生書寫

醫學的發展與醫生的地位尊卑息息相關。西周以前的醫學多以「巫醫」並稱，而且以巫為重<sup>29)</sup>。巫醫主要的職責是通過占卜及祭祀等活動參與政務，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春秋時期至西漢初期的巫、醫學漸漸二分，出現專職的醫生。然社會政治地位不如以往。漢武帝重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醫家地位漸離「士」而近「工」，如東漢名醫華佗雖以醫術名聞天下，仍以棄士行醫為憾<sup>30)</sup>。唐代的人文顯然不屑醫學，甚或蔑視之，「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聖不以為教。」<sup>31)</sup>韓愈更指摘：「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sup>32)</sup>唐代盛名的醫學家孫思邈素以文名世，史家卻因兼具醫家身分而將之歸「方技」類，朱熹對此深表憾慨，其言：「思邈為唐名進士，因知醫貶為技流，惜哉！」<sup>33)</sup>宋代醫學家高保衡亦歎曰：「惜乎

28)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序〉：「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斷章取義，雅俗兼收，申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宇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尚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元曲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1。

29) 醫與巫、卜之關係可詳參程雅君：〈中國哲學的萌芽與中醫學的起源〉，《江西社會科學》3（2007）：58-63。

30) 〈華佗傳〉載其：「兼通數經」，「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晉·陳壽撰，《三國志·魏書·方技傳第二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2）802。

31)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二百四，（北京：中華書局，1987）5797。

32) 韓愈著、〈師說〉，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三）（成都市：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1509。

33) 李樞，《醫學入門》，（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20。

唐令列之醫學，付之執技之流，而薦坤先生罕言之」<sup>34)</sup>由此可見，儒林對於死後名列文學或醫家有判若兩極的評價。

## 1. 元雜劇的醫學背景概況

### (一) 蒙元以前的醫學背景概況

醫學的發展至宋代因執政者的愛好而大力提倡，科舉取士亦重視醫官的選拔聘用，後世對醫生之「大夫」、「郎中」的稱呼即源於此期。醫學地位提升之後，文人知醫通醫蔚為風尚，「儒醫」之名漸興。醫生的社會地位由唐代之「不齒」晉升為「醫國醫人，其理一也」，「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以位的提昇對醫藥的發展極具正面影響。

### (二) 元代的醫學背景概況

元代的執政者為求統治，相當重視具實用性的醫學，尤其是軍醫和完善的軍隊醫藥管理方面。元朝於各管轄區皆設置「司病官」，專職看護傷病軍人<sup>35)</sup>，如司病官無法克盡職責必當受罰<sup>36)</sup>，因此元朝對於軍人的醫亦極重視。憲宗即位時曾詢問西夏名士智耀曰：「儒家何如巫醫？」<sup>37)</sup>智耀的答語是抑醫

34) 郭霽春，《黃帝內經素問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2）11。

35) 元·蘇天爵之〈前衛新建三皇廟記〉言：「天爵忝官于朝，伏讀列聖之訓，而知祖宗恤養軍士之為至也。方征江南時。制若曰：『軍前士卒有疾。即命良醫治之。為將帥者，又當擇人侍疾。而幕官一人，俾專司疾。俟其疾愈，方聽從軍，仍具數以聞。驗士卒病死多寡，以治司疾者罪。』又曰：『遠方戍卒代還者，給文檄。如路中遇疾，有司驗其文檄，即給藥餌。不幸死者，官為給道裏費，命同還者以骸骨歸，仍贖其家徭役。』其著於甲令者，則曰：『戍卒代還者即給行糧。病者即給藥餌。……』又曰：『士卒疾者日食陳米，轉生他疾。當給新米，以養其疾。』夫國家之於軍士遠者念之若此，近者可知；疾者養之若此，則於其生者又可知矣。」此見《滋溪文稿》卷2。

36) 馬明達、武香蘭，〈元代醫法初探〉，《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08）：120。

37) 宋濂，《元史·卷一百二十五·列傳第十二·高智耀 子睿》，（北京：中華書局，1976）3072-73。

揚儒，並獲順帝贊許，然由此提問可見憲宗對於儒、醫、巫的相互關係存疑，甚存難解之感。

蒙古帝國的大一統屠殺中，一貫實用主義，不殺工匠只俘為奴，其中醫生因視同工匠而保全<sup>38)</sup>。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二月平定江南，詔書中曾下令求「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卜筮，通曉天文曆數，并山林隱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聞。」<sup>39)</sup>醫生因其「匠」藝致地位高於儒士。元代文人的仕進之路受阻，反觀醫生得以「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醫學」<sup>40)</sup>，醫生的仕進之路漸廣<sup>41)</sup>，對於醫生的政治社會地位都是正面的。元代前期科舉制度曾中止近八十年，其中一部份儒生投入雜劇的創作行列，一部份則轉而投身於具有「仁術」之稱且具社會地位的醫家之列。<sup>42)</sup>

至於日常所見的醫生實則良莠不齊，扁鵲、華佗及孫思邈等良醫並非常態，社會上時見醫術拙劣的庸醫或品行卑劣的惡醫，此見於歷代文人的口誅筆伐，《宋詩紀事》所載的〈庸醫行〉即一例：

南街醫工門如市，爭傳和扁生後世。膏盲可為死可起，瓦屑蓬根盡珍劑。歲月轉久術轉疎，十醫九死一活無。北市醫工色漸動，大字書牌要驚眾。偏收棄藥與遺方，□□神丹亦無用。實者為虛熱為寒，幾因顛倒能全安。君不見形神枵然臥一室，醫方爭功藥無必。左手檢方右顧金，兩手雖殊皆劍戟。<sup>43)</sup>

38) 宋濂，《元史·卷二百三·列傳第九十·方技卷二百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4535。

39) 宋濂，《元史·卷九·本紀第九·世祖 忽必烈 至元十三年》，（北京：中華書局，1976）179。

40) 宋濂，《元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一·選舉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2016。

41) 「元代的太醫院職能從金制，既是宮廷醫療機構，又兼管全國醫政。大德五年，即頒降『三皇禮秩』的次年，元政府升太醫院為正二品，而且在隸屬上『無所於統』，直至元末，未再變動。152早在大蒙古國時期，準確的說是自1232年窩闊台頒『羅天下醫，置太醫』的詔令，尤其自1241年正式設太醫院以後，『太醫』就成為大汗身邊不可缺少的親侍。」（以上參見方明，〈元代中國的三皇祭祀〉28。

42) 以上參見劉理想，〈我國古代醫生社會地位變化及對醫學發展的影響〉，《中華醫史雜誌》33. 2 (2003) : 82-85。

此詩的醫生集庸醫與惡醫於一身，此類醫生不只醫術拙劣，勢利的卑劣品行較鳩毒尤甚。詩中北市的醫生，無視南市病家陷入「十醫九死一活無」的淒涼困境，利慾薰心地以醫人之手置人執無形刀鋒。詩末尹穉評其「兩手雖殊皆劍戟」，誠屬沉痛的針砭，另亦突顯成為圖利醫工的俎上肉之悲酸。

金元時期是中國歷史上變動異常的時代，此期的文學和醫學的尤為密切，文學家與醫學家的交往十分頻繁，因此形成文學與醫學交會的特別文化。金元時期的醫學發展和醫生的成就廣受當時文學家的讚揚<sup>44)</sup>。不少文人和醫生之間情誼深厚，且不乏通曉醫道或醫術者，其文學著作之餘並從事醫學著作<sup>45)</sup>，或於文學作品中巧用醫學知識以成文<sup>46)</sup>，此舉對當時的醫學發展有正面的作用。

43) 宋·尹穉，〈庸醫行〉，清·厲鶚、馬曰瑄輯，《宋詩紀事》卷五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311。

44) 參見門巋，〈論元代文學與醫學相交融的文化景觀〉，《殷都學刊》2（2002）：58-61。

45) 金末元初的大文豪元好問精通醫道，編著醫學典籍《集驗方》。其序言曰：「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將予親驗者為一編」。此見元好問的醫學知識自有家傳，並親身驗證之。

46) 如元人孫叔順戲以藥名組織成套曲：「【中呂】【粉蝶兒】海馬閑騎，則為瘦人參請他醫治，背藥包的劉寄奴跟隨。一腳的陌門東，來到這乾閣內，飛簾籬地。能醫其鄉婦沉疾，因此上，共賓郎結成歡會。【醉春風】說遠志訴蓮心，靠肌酥偎玉體，食膏粱五味臥重裯，陽起是你，你。受用他笑吐丁香、軟柔鐘乳，到有些五靈之氣。【迎仙客】行過芍藥圃、菊花籬，沉香亭色情何太急！停立在曲檻邊，從容在芳徑裡。待黃昏不想當歸，尚有百部徘徊意。【紅繡鞋】半夏避蛇床上同睡，芫花邊似燕子雙飛。則道洞房風月少人知，不想被紅娘先蹴破。使君子受凌遲，便有他白頭公難救你。【耍孩兒】木賊般合解到當官跪，刀筆吏焉能放你！便將白紙取招伏，選剝了禪布無衣。葷澄茄拷打得青皮腫，玄胡索拴縛得狗脊低，你便穿山甲應何濟？議論得罪名管仲，畢撥得文案無疑。【三煞】他做官司的剖決明，告私情的能指實，監囚在裡人心碎。一個旱蓮腮空滴白凡淚，一個漏蘆腿難禁苦仗笞。弔疼痛，添憔悴。問甚麼干連你父子？可惜教帶累他烏梅。【二煞】意濃甜有苦參，事多凶大戟，今日個身遭縲線，猶道是心甘遂。清廉家卻有這糊突事，時羅姐難為官宜妻。浪蕩子合當廢，破故紙揩不了腥臭，寒水石洗不盡身肌。【一煞】向雨餘涼夜中，對天南星月底，說合成織女牽牛會。指望常山遠水恩情久，不想這剪草除根巾幘低，那一個畫不成青黛蛾眉。【尾】罵你個辱先靈的蔣太醫，我看你乍回鄉歸故里！蔓荊子續斷了通姦罪，則被那散杏子的康瘤兒笑殺你！」《全元曲》第十卷，7619-7620。

## 2. 元雜劇的醫生書寫

元雜劇中有關醫生的具體描述者共十五本，大略可分為醫術或品性優良的「良醫」、醫術拙劣的「庸醫」、品性卑下的「惡醫」<sup>47)</sup>及無法概列以上三者的「其他」：

良醫：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sup>48)</sup>、《包待制智斬魯齋郎》<sup>49)</sup>、王實甫——《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第五本·張君瑞慶團圓》<sup>50)</sup>、李文蔚——《同樂院燕青博魚》<sup>51)</sup>、紀君祥——《趙氏孤兒大報仇》<sup>52)</sup>等五本。

庸醫：白樸——《董秀英花月東牆記》<sup>53)</sup>、吳昌齡——《張天師斷風花雪月》<sup>54)</sup>、無名氏——《薩真人夜斷碧桃花》<sup>55)</sup>、劉唐卿、《降桑椹蔡順奉母》<sup>56)</sup>等四本。

惡醫：關漢卿——《感天動地竇娥冤》<sup>57)</sup>、王仲文——《救孝子賢母不認屍》<sup>58)</sup>、孟漢卿——《張孔目智勘魔合羅》<sup>59)</sup>、無名氏——《小張屠焚兒救母》<sup>60)</sup>等四本。

其他<sup>61)</sup>：鄭廷玉——《看錢奴買冤家債主》<sup>62)</sup>、高茂卿——《翠紅鄉兒女

47) 此處之「惡醫」指徒有醫生之職稱，卻未行診治之實的壞醫生。

48) 以下簡稱《拜月亭》。

49) 以下簡稱《魯齋郎》。

50) 以下簡稱《張君瑞慶團圓》。

51) 以下簡稱《燕青博魚》。

52) 以下簡稱《趙氏孤兒》。

53) 以下簡稱《東牆記》。

54) 以下簡稱《斷風花雪月》。

55) 以下簡稱《夜斷碧桃花》。

56) 以下簡稱《蔡順奉母》。

57) 以下簡稱《竇娥冤》。

58) 以下簡稱《救孝子》。

59) 以下簡稱《魔合羅》。

60) 以下簡稱《小張屠》。

61) 前者為年老轉業開生藥鋪的老者；後者則是私心易子的獸醫，二人於劇中皆無明顯的行醫敘述，品行亦不至惡，故列為其他，暫不論之。

兩團圓》63)等二本。

以上十五本涉及醫生書寫的劇本中，屬於「庸醫」及「惡醫」者計八本，雖過半數之強，但並不足以成為一般人所認為的醫生皆為淨腳之丑化人物。

### (一) 良醫

有關「良醫」的敘述中，關漢卿的《拜月亭》64)是一代表作。《拜月亭》一劇因版本殘缺，不似《竇娥冤》存留賽盧醫的生動科白，只能藉由正旦的唱曲與少數科白窺其一二。本劇的醫生是蔣世隆與王瑞蘭逃難中偶宿客店，委由店小二尋得的醫生，劇中不見其名與賓口，但第二折有限的篇幅中即出現多種醫生的別名：「牙推」、「大夫」、「郎中」，顯見金元時期，民間對醫生的稱呼是多樣的。

本劇第二折以王瑞蘭之稱許醫生的醫術高超。劇中，蔣世隆因「一路上蕩風打浪」而傷及內外，關漢卿筆下的醫生細心地為其評脈、開藥、裹藥，其云：

(大夫上，云了) (正旦做意了，云) 郎中，仔細的評這脈咱！(末共大夫云了) (正旦做稱許科，唱)

【牧羊關】這大夫好調理，的是診候的強，這的十中九敢藥病相當。阿的是五夜其高，六日向上，解利呵過了時响，下過呵正是時光。不用那百解通神散，教吃這三一承氣湯。

(大夫裹藥了) (正旦做送出來了，云) 但較些呵，郎中行別有酬勞。65)

本折因王瑞蘭的讚語得以保留一位良醫的記錄，這是一位精通內外傷的民間醫生，行醫亦合理求償，至於醫德則無由得見。

元雜劇中善醫治的良醫書寫有兩名特別人物——《燕青博魚》的燕

62) 以下簡稱《看錢奴》。

63) 以下簡稱《翠紅鄉》。

64) 以下簡稱《拜月亭》。

65) 《全元曲》，第一卷 520。

二、《魯齋郎》的貼旦玉姐。玉姐是張孔目之妻，並非以醫為業，嚴格言之不屬於醫，只「是個醫士人家女兒」。或緣於家學，當銀匠李四心疾倒地時，張孔目即出口誇許「我渾家善治急心疼，領他到家中，與他一服藥吃，怕做甚麼！」<sup>66)</sup>玉姐也立即調藥，雖未具醫生之名，卻嫻醫業，李四服藥之後果然旋無事。《燕青博魚》的燕二與玉娘都與患者偶然相逢，未加思索便逕為患有眼疾的燕青醫治，且立即奏效，足堪「良醫」名之。

《張君瑞慶團圓》是以無醫為醫的良醫。醫生於本劇並未上場，只是藉張君瑞之口言道：「早間太醫院著人來看視，下藥去了。」張君瑞之疾為心病，故自云：「我這病盧扁也醫不得。自離了小姐，無一日心閑也呵！」<sup>67)</sup>太醫的醫術由張君瑞的唱詞見一斑，其云：

【中呂】【粉蝶兒】從到京師，思量心旦夕如是，向心頭橫躺著俺那驚兒。請醫師，看診罷，一星星說是。本意待推辭，則被他察虛實不須看視。

【醉春風】他道是醫雜症有方術，治相思無藥餌。鶯鶯呵，你若是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兒死、死。四海無家，一身客寄，半年將至。<sup>68)</sup>

這名醫生直指其病源於相思，無奈「治相思無藥餌」，能正確診斷病因並坦言束手無策，這是一名醫術與醫德兼備的良醫。

四名良醫中唯《趙氏孤兒》的程嬰無具體看診的情節。程嬰於此劇所呈現的是忠義的情操，為報答駙馬趙明的知遇之恩，不惜易子換主，保全趙家血脈，護幼主報仇。當趙明被逼自裁、公主遭軟禁、幼主遭追殺之際，這名「草澤醫人」藉其醫人身份為公主傳茶送飯、以藥箱掩護幼兒返家。<sup>69)</sup>程嬰以「草澤醫人」蒙趙明賞識，因此得知公主傳喚，立即推測產後醫護，其醫術必為趙府肯定，唯本劇所推崇的並非醫術，而是此位醫生的忠義、悲壯。

66) 《全元曲》，第一卷 468。

67) 《全元曲》，第一卷 2075。

68) 《全元曲》，第一卷 2075。

69) 《全元曲》第四卷，2715-16。

## (二) 庸醫

《東牆記》、《斷風花雪月》、《夜斷碧桃花》、《蔡順奉母》等四本的庸醫有一共通點，即一律為淨腳，一上場便嘲諷自己的醫術，其文如下：

《東牆記》第四折：(淨上，云)小子李郎中是也。別無買賣營生，專靠我這藥上盤費。我這妙用，有神仙之法，手到病除。家傳一樣妙藥，專治男女傷春之病。恰才董府尹家來請，須索走一遭去。<sup>70)</sup>

《斷風花雪月》楔子：(淨扮太醫上，云)誰叫太醫？太醫不在家。(張千云)不在家？可往那裏去了？(淨云)太醫兵馬司裏去了。(張千云)敢是去看病那？(淨云)不是看病，醫殺了人，那裏坐牢哩。(張千云)咄！太守衙裏請去來。(淨云)請我做甚麼？(張千云)有個相公染病，請你看一看。(淨云)你那病人不好幾日了？(張千云)不好七日了。(淨云)我太醫八日不曾出汗哩。(張千云)咄！(淨云)老哥，你著那患子來，我看。(張千云)他染病怎麼走的動？……<sup>71)</sup>

《夜斷碧桃花》第二折：(淨扮太醫上，詩云)我做太醫手段高。《難經》脈訣盡曾學。整整十年中間，醫不得一個病人好，拚則兵馬司中去坐牢。自家賽盧醫的便是。待我看來，那喚我的是那個？(興兒云)我家相公不快，特來請你！(太醫云)這等，咱和你就去。(做見科，云)請問相公，害的是甚麼病？(嬖嬖云)太醫，你用心看咱。(太醫云)嬖嬖你放心，小人三代行醫，醫書脈訣，無不通曉，包的你手到病除。我的聲名。傳于四海，誰人及的，我叫做賽盧醫，我不會說謊。<sup>72)</sup>

《蔡順奉母》第二折：(正淨扮太醫上，云)我做太醫最胎孩，深知方脈廣文才。人家請我去看病，著他準備棺材往外抬。自家宋太醫的便是，雙名是了人。若論我在下手段，比眾不同。我祖是醫科，曾受琢磨。我彈的琵琶，善為高歌。好飲美酒，快口賽肥鵝。那害病的人請我，我下藥就著他沉屍。活的較少，死者較多。<sup>73)</sup>

70) 《全元曲》第二卷，821。

71) 《全元曲》第三卷，1872。

72) 《全元曲》第九卷，6809。

73) 《全元曲》第五卷，3544。徐鉉、張中月、張聖潔、奚海等主編：《全元曲》，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

(淨扮糊突蟲上, 云)我做太醫溫存, 醫道中惟我獨尊。若論煎湯下藥, 委的是效驗如神。古者有盧醫扁鵲, 他則好做我重孫。害病的請我醫治, 一貼藥著他發昏。<sup>74)</sup>

此四劇中的五名醫生都不解醫術, 《斷風花雪月》的太醫更戲稱自己「不是看病, 醫殺了人, 那裏坐牢哩。」<sup>75)</sup>行醫救人需要有無比的愛心和耐心, 才能習得這種與人類有最切身體關係的知識<sup>76)</sup>。這等卑劣的醫術卻大膽的四處行醫, 在戲劇中反而成為一種趣味, 而他們也未因醫治人於死。

### (三) 惡醫

《竇娥冤》、《救孝子》、《魔合羅》、《小張屠》等四本雜劇的惡醫中, 前兩者皆由淨扮賽盧醫, 兩人於劇中僅冠以醫名, 自敘醫術則是「死的醫不活, 活的醫死了」<sup>77)</sup>、「不知醫死多人」<sup>78)</sup>, 劇情中並無可證醫術之情節, 唯《竇娥冤》的賽盧醫於賣砒霜給張驢兒一事, 才與其醫生身份有所關連。基本上二人的行事風格一如市井無賴。

《魔合羅》的醫士李文道與前二位惡醫的行為一致, 只是本劇中並無李文

74) 《全元曲》第五卷, 3544-3545。

75) 張本一: 「打諢場面是戲劇情節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不僅使戲劇于冷中有熱, 靜中有鬧, 而且還可以為塑造主要人物形象之一助。」〈元雜劇中小人物的藝術功用〉, 《四川戲劇》66。

76) 唐文標, 《唐文標散文集》27。

77) 《竇娥冤》第一折: 「(淨扮賽盧醫上, 詩云)行醫有斟酌, 下藥依《本草》。死的醫不活, 活的醫死了。自家姓盧, 人道我一手好醫, 都叫做賽盧醫。在這山陽縣南門開著生藥局。在城有個蔡婆婆, 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 本利該還他二十兩; 數次來討這銀子, 我又無的還他。若不來便罷, 若來呵, 我自有個主意! 我且在這藥舖中坐下, 看有甚麼人來。」《全元曲》第一卷, 264。

78) 《救孝子》: 第一折「(淨扮賽盧醫領啞梅香上, 詩云)我是賽盧醫, 行止十分低。常拐人家婦, 冷舖裏做夫妻。自家賽盧醫的便是。」《全元曲》第四卷, 2294; 又第四折「(淨賽盧醫拿棍領旦兒挑水桶上)(賽盧醫云)自家賽盧醫的便是。自從拐將這個婦人來, 他百般的不肯順我, 更待幹罷! 白日裏五十棍, 到晚也五十棍, 每日著他打水澆畦, 我直折倒死他。」2309。

道的行醫自嘲，其作為近似《救孝子》的主動搶奪民婦。全劇除開生藥鋪的醫士身份之外，於劇中全無關乎醫事。

《小張屠》的腳色為外末，劇中太醫的賓白，只有第一折的：「我藥用朱砂定心丸便可。」繼而借用他人述「通聖散、青龍丸、白虎湯，怎莫這般藥直銀七兩？」<sup>79)</sup>筆者云其「惡」，導因藥資之故。對患者索取不當的金錢也是一種惡，只是較之前三者，顯然是小惡。

元雜劇中八名「庸醫」與「惡醫」，有六位由淨所扮演，其角色在劇中是配角，卻幾乎居全劇的主軸——「冤」之關鍵地位。如《竇娥冤》的張老與竇娥之冤死、蔡婆婆與竇天章的孤老終生、張驢兒的凌遲受死全繫之賽盧醫一身。本劇若無賽盧醫此一樞紐，全劇的「悲」、「喜」將為之遜色。關漢卿將在金元時期備受尊崇的醫生角色化名「賽盧醫」<sup>80)</sup>，又安排為淨演出，本即寓嘲諷之意。

「太醫」本來專指地位尊崇的御醫，後漸成一般醫生的敬詞，此則賽盧醫的自嘲之語。這名戲稱自己為「太醫」的賽盧醫一上場便標舉《本草》，且與扁鵲同姓，偏又說是「一手好醫」，可是「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究竟醫死多少人連自己都不清楚，加上原意勒死的蔡婆婆獲救，嚇得「失精落魄」而暗自盤算：「喜得我是孤身，又無家小連累；不若收拾了細軟行李，打個包兒，悄悄的躲到別處，另做營生，豈不乾淨？」賽盧醫雖驚覺「人命關天關地」，但臨行遭張驢兒恐嚇仍被迫賣出毒藥。一個加害人成為被害人的悲喜衝突色彩讓賽盧醫在劇中不全然是個令人生厭的惡人，其上場詩坦言再不醫人，只到涼州賣老鼠藥」。此句令人發噱，的確符合了賽盧醫的專長。類似的情節並見第四折面見竇天章之陳辯之上，其曰：

79) 《全元曲》第八卷 5723。

80) 【西班牙】維迦 (1562-1635)，《編寫喜劇的新藝術》：「十七世紀前期的西班牙戲劇家維迦精細地觀察到：『雙關語』和曖昧的措詞在觀眾裡很受歡迎，因為每個看客總以為話裡的涵義只有自己一個人懂。」轉引自余秋雨，《觀眾心理學》，（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277。

（賽盧醫）……他到小的鋪中討服毒藥。小的是念佛吃齋人，不敢做味心的事。說道：「鋪中只有官料藥，並無什麼毒藥。」……小的一向逃在涿州地方，賣些老鼠藥。剛剛是老鼠被藥殺了好幾個，藥死人的藥其實再也不曾合。

元雜劇作家之編撰劇本時，不可能無視於觀眾的存在，然而他們卻無視元代醫生地位的爬升，將一定比例的庸醫、惡醫以「賽盧醫」<sup>81)</sup>之詞諷戲，以淨之丑化渲染醫生的笑點，顯然具一定的時代意義與社會價值觀<sup>82)</sup>，例如醫生的醫術、醫德參差不齊或藥資需索過度等。

美國學者布蘭達·馬修斯引述薩賽發現戲劇的一個事實，那就是：

演戲一詞就包括觀眾的見解在內，我們不能設想一齣戲可以沒有觀眾。表演、布景、服裝、舞台、燈光等所有這些東西都可以沒有，唯獨觀眾是絕不可缺少的。不管是什麼樣的作品，創作出來是為了給聚集成觀眾的很多人看的，這就是它的本質，這就是它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所以劇作家必須設計出一個情節，必須濃縮他的故事，而只涉及描寫其中最有趣的因素，刪去那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又由於觀眾身分多異。所以藝術家必須涉及人類天性有感染力的主題，避開那些吸引力有限的題材。<sup>83)</sup>

81) 賽盧醫」於元雜劇中已發展成「典型化」的人物，其名一出，其狀已現。有關「典型化」的人物論述，可參見【美】C. R. Reaske著，林國源譯，〈人物的性格〉：「小說中人物的『典型化』指的是人物的特徵太過突出，幾乎令人不敢置信；而在戲劇中，則所指的是人物的『類型化』而言。其實，類型化只見之於較為次要的人物身上，不適用於主要的角色。小角色不必太費心，類型化有其方便之處；若主要角色，就得全心全力去加以刻劃。」《戲劇的分析HOW TO ANALYZE DRAMA》，（臺北：書林有限公司，1991）54。

82) 【美】漢密爾頓（Clayton Hamilton）認為戲曲是摩擬生命的戲劇藝術。簡言之：「劇本是故事，安排由演員在劇場前面對觀眾來表演內容的故事。」（轉引自唐文標，《古代中國戲劇史初稿》46）亦唐文標先生所認同的「即是演員、劇本和觀眾三者缺一不可。……強調了觀眾根本是劇本的一部分，劇本是他們的家族史而已。……相反地，在中國古代民間戲劇，初期大都沒有劇本可言的，或者是隨機應變，臨時插科打諢，或者是依一個大綱，上場後才雜湊而成。」《古代中國戲劇史初稿》46

83) 【美】布蘭達·馬修斯，《戲劇創作的原理》。轉引自余秋雨，《觀眾心理學》54-55。

限於一本四折的元雜劇體制，故事的濃縮、熟悉與口語的生活化都是戲劇表達的要素<sup>84)</sup>。就此，奧·威·史雷格爾（1767—1845）指出：

關於一個作品是否宜於上演，常常要看觀眾的接受能力與癖性，因此，要看一般的民族心理與社會大眾藝術修養的現有程度。在各種藝術中，戲劇，要算是最世俗的了。雖然它出自熱烈的心靈深處，卻不怕在社會生活的嘈雜喧囂中把自己表現出來。劇作家必須比其他作者更能博得人們的公開讚揚、高聲喝采。<sup>85)</sup>

另誠如唐文標先生所標舉的戲劇的娛樂要件。中國歷史上，言趣味者可上推至太史公的〈滑稽列傳〉，該文所推崇的即優孟等以戲謔達意之智者。「優」，於西周末年亦稱「倡優」或「俳優」，其時已尚視覺的美感活動，但最終能在於觀賞「戲」的心理滿足。<sup>86)</sup>優之「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正是太史公所讚賞之：「不流世俗，不事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充滿機鋒的人生哲學也許這正是中國戲劇的特質。故唐文標先生認為戲劇「千百年來傳統在此，後世參軍戲、滑稽戲，直接承繼了這種傳統，具有道德和功利意義的中國戲劇，它的晚出實為了這種匯流，正如《夷堅記》的〈優伶成戲〉云：『俳優諸儒，固伎之最下賤者也，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于古矇誦工諫之義，世日為雜劇者也。』」<sup>87)</sup>

如上節所述，蒙元一朝的醫生地位異於前朝的高於儒生，可是「元劇最愛

84) 李漁，〈詞采第二·貴淺顯〉：「曲文之詞采，與詩文之詞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詩文之詞采，貴典雅而賤粗俗，宜蘊藉而忌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不問而知為今曲，非元典也。元人非不讀書，而所制之曲，絕無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當用而無書也，後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李漁，《李漁隨筆全集》（四川：巴蜀出版社，1997）18-19。

85) 【德】奧·威·史雷格爾：《戲劇性與其他》。轉引自余秋雨，《觀眾心理學》100。

86) 參見王緯甄：〈後代對《史記·滑稽列傳》及倡優的評價——以明朝之前的歷代評價為例〉，《嘉義·吳鳳學報》第十六期，2008）313-33。

87) 唐文標，《古代中國戲劇史初稿》21。

開玩笑的是太醫」，戲劇藉由對醫生的嘲弄與批判，除了某部分的寫實之外<sup>88)</sup>，另亦注入滑稽有趣的戲劇元素，巧妙的運用丑化的醫生自白及其情節<sup>89)</sup>，以收娛樂與淨化心靈的作用。

## 五、結語——「快樂就是文化」

戲劇之於唐文標先生是生活的、娛樂的，必要的，因涉及心靈層次；醫生之於唐文標先生也是生活的、必要的，但是嚴肅的。

唐文標先生在〈與醫藥同學們一夕話〉文中，費盡心思地闡述他對於未來步向醫藥界同學的期許。在他的心中，「醫藥學是一門艱深的『人學』，在我想像中，需要有無比的愛心和耐心，才可以去研讀。」<sup>90)</sup>早在1982年以前，他已將醫學與文學的結合<sup>91)</sup>，尤其同書的〈不為良相，便為良醫〉<sup>92)</sup>一文，更見唐文標先生對醫者的高度期待。<sup>93)</sup>醫者，醫身之病楚；戲者，醫心之苦悶，二

88) 唐文標：「中國戲劇……，基調是文娛活動、個人的享樂行為。……戲劇不管怎樣，永遠不能全盤『寫實的』。」〈自序〉，《古代中國戲劇史初稿》8。

89) 唐文標先生在〈做人的悲劇—試論「竇娥冤」及擇善問題〉一文中，對於關漢卿將賽盧醫因高利貸之迫的丑化作為，有一番不同的見解，其言：「在中國民間，放『印子錢』（高利貸）是天罰的，作上雖不說，但蔡家的作風（逼買竇娥為童養媳及追債賽盧醫），跟他們家中父死子夭，家敗人亡，也有他的道德意義的。把賽盧醫作小丑看（實是平凡的良民而已），大失原意。」《古代中國戲劇史初稿》248。

90) 唐文標，《唐文標散文集》27。

91) 唐文標：〈心理的健康〉：「從醫科學生轉為文學工作者的，如早期臺灣民族革命運動史中，起而反抗日本殖民主義，發揚中國精神的偉大先驅者：蔣渭水、賴和，……都是一方面懸壺濟世，一方面為公平和正義而努力，他們的努力，照亮了國家的前路，生死人而肉白骨。」《唐文標散文集》28。

92) 唐文標：〈心理的健康〉：「從醫科學生轉為文學工作者的，如早期臺灣民族革命運動史中，起而反抗日本殖民主義，發揚中國精神的偉大先驅者：蔣渭水、賴和，……都是一方面懸壺濟世，一方面為公平和正義而努力，他們的努力，照亮了國家的前路，生死人而肉白骨。」《唐文標散文集》29。

93) 「至於學醫的人，則要如所有能愛的人一樣，是要能兼善天下，不只醫人，更要醫國，醫治世界。」《唐文標散文集》39。

者殊途同歸，今則以文字為媒介，結合醫、戲傳達人性之關懷。

對於一位數學家而言，唐文標先生對於戲劇的源起、特色、目的……等，展現學貫中西的涵養，並能掌握要義實令後學者汗顏。其著作流露對「人」的高度關懷、對「生活」的積極、對「生命」的熱情，凡此皆足以令筆者感受唐文標先生對元雜劇的情有獨衷。元雜劇的特色甚廣，可論者博雜，但唐文標先生卻能以一針見血地提出生活化與娛樂性<sup>94</sup>。本文試圖以唐文標先生之論著為基礎，回溯其「元劇最愛開玩笑的是太醫」論點，與對戲劇的闡述；同時，兼敘元代醫學的背景，期更深入的探討醫生此一角色在元雜劇中的丑化意義。

本文以唐文標先生的《快樂就是文化》之書名作結，因為「你應有健康的心靈……只有一個強壯的意志，才能克服病患。培植『病人』對生命的歡樂，不怕病菌的意志力，與及對生活的熱愛，這才不是負面的醫學觀。……我總認為自己是一個健康人，正面的愛這世界而活下去的。因為我都是想，人是為幸福而生的。」<sup>95</sup>心理影響生理之說早見於《黃帝內經》<sup>96</sup>，元雜劇中泰半的疾病書寫也集中於憂思成疾。在苦悶的元代，極盡所能的尋找趣味，以醫為趣亦是另闢新徑。

觀諸元雜劇中的良醫看診書寫，及於謔戲之談時所引的穴脈、醫書、藥方等資料，劇作家必備相當的醫學涵養，是以在嘲諷劇中醫生的同時，實亦對自我的嘲諷。然而，十五本有關醫生的書寫劇作中的五位良醫角色，亦論述元雜劇的醫生丑化時所不容忽視的議題。

94) 唐文標先生認為「『民間文學』還有一門最特出之技能，便是製造笑談，在正統文學上絕對不為的。我們在《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些小說也看不到民間藝人在這方面胡扯的活動，但在戲文、雜劇卻大量的出現，中國戲劇所長不在生與旦，而在淨與丑。

『民間文學』還有一門最特殊的技能，便是製造笑談，在正統文學上絕對不為的。」《古代中國戲劇史初稿》200。

95) 唐文標，〈這是一個「病癩」的世界？〉，《快樂就是文化》，（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125。

96) 此說可參見高士宗著，〈上古天真論第一篇〉：「歧伯對曰：……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合於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黃帝素問直解》，（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8）2-3。

<Abstract>

Tang Wenbiao to Discuss of the Doctor's written of Yuan Drama

Wang WeiChen

Mr. Tang Wenbiao of the "Draft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Drama," a book for the origin of Chinese Ancient Drama, of the evening to, features..... etc, detailed historical data as evidence and explain their views, further made a number of suspected but not conclusive of the question for scholars. This book discusses many of the Yuan Dynasty, in particular the effect of drama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 acceptance, and directly pointed out that the "meta-theater favorite joke is a doctor". So this paper to this argument as a basis to explore the doctor's writing to demonize the Yuan Dynasty.

Key Words : Tang Wenbiao, Yuan Drama, Sanqu, Doctor's written

투 고 일 : 2011. 5. 9. / 심 사 일 : 2011. 5. 20. ~ 2011.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6. 15.